

刊選劇戲代現

集曲戲寬池菊

譯如九黃

行印局書華中

音樂家全集

新地寬戲曲集

陳其南 著

新地寬戲曲集

菊池寬戲曲集目錄

— 1 —

藤十郎的戀	一
玄宗的心情	三七
義民甚兵衛	七二
丸橋忠彌	一三三

菊池寛戲曲集

藤十郎的戀

人物

坂田藤十郎

京都萬太夫戲院的臺柱，被稱爲「三津總藝頭」的名人。

霧浪千壽

主要的旦角，年輕而美麗。

中村四郎五郎

同院的名角

嵐三十郎

同上

澤村長十郎

同上

柏崎源次

同院飾小旦的

霧浪阿福 同上

坂田市彌 同上

小野川宇源次 同院飾小生的

藤田小平次 同上

仙台彌五七 同院的丑角

服部二郎右衛門 同院的扮演惡徒者

金子吉左衛門 同院的編劇者

萬太夫戲院的少太夫 同院的主人

舞臺監督

舞臺助手二三人

其他多數之小生及變童

宗清館的侍女們

宗清館的女主人梶娘 將近四十歲的美麗的主婦
其他不重要的人物二三人

時代

元祿十年前後

場所

京師四條河原中島

第一場

四條中島京都萬太夫戲院所附屬的宗清茶館的大廳。二
月杪的一晚。萬太夫戲院的演員們，爲三月出演的戲劇，主辦
着一個宴會。許多點着百枝蠟燭的銀燭臺，成列地排立着。舞
臺左方壁龕之前，悠然坐在鑲鍛的坐墊上的是坂田藤十郎。

他是一個用「茶釜」(註一)束髮的白晳的美男子。內穿灰色縐綢的長袍，外罩黑色印着極小雙面人物的加賀絹夾套，腰束特染中國褐色的疊帶。藤十郎的右邊，坐着班中主要旦角霧浪千壽。他在白縐襯衫的上面，穿着一件紫色縐綢的夾長袍，外披天鵝絨的套子，頭戴紫色田野帽，那種艷麗的風情，真和女子一般無二。在他們兩人的左右，中村四郎五郎，嵐三十郎，澤村長十郎，柏崎源次，霧浪阿福，坂田市彌，小野川宇源次，藤田小平次，仙台彌五七，服部二郎右衛門，金子吉左衛門等排成一行地坐着。坐席的末尾，有小生角色和變童等美少年侍坐。萬太夫戲院的少太夫，周旋於杯盤之間。

當幕開時，小生角色的一人敲着鼓，五人依照「隆達節」的曲譜，合唱左列的小曲。

「和人誓約，約可輕而不可破！試看枝頭紅葉，輕重誰先落？重葉終先落！」

（曲終，演員們拍手稱讚。左方的紙門推開，宗清的侍女，手持紅籤信箱入。）

侍女 藤十郎先生有信來了。

少太夫 （在中途接受。）好像火急的事似的。（遞給藤十郎。）

藤十郎 （接信）哦！真像有火急的事。讓我一看，對不住諸位！

呀，漣子君，自巢林寄，那一定是近松先生的信了！（口中默唸，到末尾聲音提高。）「這回的新戲，我也在掛念，所以差人急急送信給你。假如你敗在少長君手裏，不獨你失了面子，就是所謂歌舞劇的淵源京都歌舞劇的令名，也將坍塌；深望你不要疏忽，專心一志用功！」（沉思片

千壽

刻，又復重讀。」「京都歌舞劇的令名，也將坍塌。」……
哼！怎麼可以失敗呢？哈哈……不過近松先生是想我
藤十郎好，所以才這樣操心。

（說話也像女子。）是哪。這次的新戲，近松先生他也三天三夜，肝腦都絞碎了。對於我們的敵派，的確不能輕輕放過。

彌五七

（以一種丑角似的誇張的姿態。）這是空前所未有的「私情」戲了！日本扮演逛妓女的頭等角色藤十郎，這回要變相，用心演情夫了！假使逛妓女是春宵的戀，那這就是暑熱的盛夏的戀，是要燙焦身子的熱戀。

四郎五郎

與其說是盛夏的戀，還不如說是可怕的嚴冬的戀，是拼了性命的戀。

三十郎 真是拼了性命的戀，只要有一點兒差池，就不得不斃死。

在栗田口那兒，真是可怕的拼了性命的戀！

源次

昨天路過宮川町，在我們前面有兩個像是賣香料的商人，一面走一面高聲地談話。他們說：一向演嫖客妙到沒一點兒破綻的藤十郎，這回演情夫，不知是怎樣逃生，一定有一番本事，使看客們驚嘆。

長十郎

那些公卿們，每年看了藤十郎浮薄的表演，就罵倒他說：是不堪；這回看了新排的戲，更要駭倒了。

二郎右衛門 我想到這戲上演以後，定能給半左衛門戲院今春

以來大叫座的中村七三郎，吐他一口大唾沫，心裏真快樂！那些被半左衛門戲院吸引了的觀眾，仍舊可以拉回到萬太夫戲院來，心裏真高興！

四郎五郎 可是這次演這翻新的戲，藤十郎的苦心，也就非尋常

可比。這次門左衛門先生，將以前那些逛妓女，男色，打趣，等等的歌舞劇的傾向，根本推翻；而且將京都有名的袈畫匠的韻事，照樣地穿插進去。這樣的新戲，還能當得住嗎？

少太夫 （一邊得意。）四郎五郎君說的不錯！（一邊膝行至藤

十郎前。）請你再受我一杯，作為預祝。演嫖客的手法，你是日本獨一無雙；想來你演這個越禮之戀，也有特別的興趣。哈哈……

藤十郎 （聽了演員們的談話，漸露不快，接着少太夫的敬酒，只默默飲乾。）

千壽 （感覺了藤十郎的不快，畧為轉圜。）真的和少太夫說

少太夫

的一樣，藤十郎先生在這方面，一定有成竹了；我們只要依他所說，傀儡似的動作好了。

（因千壽的話而得了力似的。）比起這次的新戲，他們大叫座的「傾城淺間嶽」簡直是淺薄無聊極了！……到底是門左衛門先生，才能寫私通的新劇；也虧得是坂田先生，對於這種異樣的戀，怕是有一些經驗罷？哈……

藤十郎

（從剛才起，更現得不愉快，似乎被少太夫末尾的話所傷，而帶怒意。）那有這樣的事？我藤十郎雖然天生好色，但是和人家的妻子親暱的事，還從來沒有過。

少太夫

（本來是想湊湊興趣的，不料反被奚落，覺得敗興而沉默。）

千壽（再爲轉圜。）坂田先生說的不錯，就是我千壽，也從來

沒有和有夫之婦通過私情。

其他的演員（一齊哄笑。）

彌五七 誰也一樣呀！除非是患了女人飢荒；不然，與其幹那偷人

家老婆的危險的事，那些宮田町的歌女，室町的年青寡婦，祇園的鴉娘，四條五條的窯子，還有那些同道演戲的姑娘，不是和星一樣的多嗎？哈哈……

源次 可是人家說：「一偷二妾三婢四妻。」偷情別有一種滋

味，不能說人家的女人，可以輕易割捨的。

長十郎 這麼說你似乎有些經驗。

源次 那來的話？不過如果大家怕碰死，世間應該沒有姦夫

了。但是你看這回劇中的茂右衛門，這不是沒有絕迹的

證據嗎？色情這回事，的確是古怪的，哈哈……

少太夫 （想隱藏自己的悶氣）席上太冷靜了……喂，小哥兒們，舞一回「連舞」罷！

少年演員三四人 是！（起立而舞。）

藤十郎 （默默無語，像是在用心於戲文；等到大家的注意，集中在連舞的時候，私自起立，開了正面的紙門，悄悄地退至廊下。）

（少年們繼續舞着，鼓聲愈烈，演員們都帶浮氣。）

彌五七 （很可笑的樣子立起。）我也加入連舞罷！

四郎五郎 好看的小哥兒們，禿頭的彌五七君，這是有趣的湊合呀！我來打鼓罷！

（彌五七用滑稽的姿態，和少年們齊舞。在一齊的笑聲之中，

舞臺旋轉。）

第二場

宗清茶館的偏房。左手可以看到鴨河的一部，右手有長廊通正室。絹燈的光輝，照見艷麗的陳設。

幕開，藤十郎挽着手在右廊下慢步，時而停步沉思，時而倚柱默想。又走二三步，試作簡單的動作姿勢。漸近偏房，開了紙門。見室中無人，然後悄悄地走入，取出懷中的紙張。

藤十郎（一面讀那紙張，一面試作姿態。）到了這一步，縱使是

水火的苦痛，……（似乎不大得力，擲紙而思。隨後試作握住女人的手的樣子，將紙展開，定睛瞧看。）縱使是死，只要和你同伴，我也不怨。……（又復絕望似的投去紙

張，抱頭凝思。隨後轉移心緒，起立默默地動作。終於感覺工夫不如意，雙手置於身後而坐，低低地太息。最後竟中止練習，從龕前挪來圍椅，將右肱靠住，躺在椅上。）

（舞臺沉默少頃，小鼓大鼓的響聲，由正室的大廳，微微地送來。藤十郎靜閉着雙眼，忽聞廊下足音，略一張目，取紙自覆臉上，假裝睡着。廊下走來的是宗清的主婦梶娘，她輕快地走近，順手推開紙門，見藤十郎而驚駭。）

梶
娘

呀，是藤先生嗎？我這麼粗莽，真對不住！（頓時欲去，旋復有所注意似的。）使女們真不管事！躺在這麼冷的地方要受涼的，讓我來給他蓋一床被罷。（從室隔壁櫥裏取棉被。）

藤十郎

（知道是宗清的主婦，好好坐正）啊！是女主人嗎？我太

失禮了！

梶 娘 這算甚麼呢？請你躺下睡一會罷！

（藤十郎忽然注視梶娘的臉，她那雪白的玲瓏的臉上，修眉美俏。藤十郎的雙睛，漸由恍惚變成險峻。梶娘對於藤十郎奇妙的緊張，絲毫沒有留意，將綢被從藤十郎的背後，輕輕地給他蓋上。）

梶 娘 好，請睡罷！我到那邊去叫使女們給你拿些茶水來（從容欲去。）

藤十郎 （瞳孔漸漸發光，定睛望着梶娘走出，忽然想着了甚麼似的，從後面叫住她）梶娘！梶娘！請你等一下！

梶 娘 （略爲吃驚，但很坦白。）你有甚麼事嗎？（坐下）
藤十郎 （將被掀在後面。）稍爲有點事，不曉得你的意思怎麼